

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

外來的法師

寂慧

二十世紀下半葉，香港經濟急升，人力資源不足，必須引入外勞，只家庭傭工竟達數十萬，如果沒有外勞的協助，社會進步當大打折扣。原來佛教也不例外，亦於當時引進了「外勞」，使佛教發展成一新局面。雖說這些外來的法師大多主動到來弘法，但若沒有本地信徒支持，恐亦難成事。

外來的法師，早於二十世紀初已開始，雖然不怎麼成氣候，亦有一定的影響力，對衰落的香港佛教，起著萌芽作用。其中的外來法師，包括大陸的北僧南移，他們有些是過境性質，有些落戶居留，可是大部份人只作暫留心態，故未能在弘法事業上作出生根的貢獻，直至世紀下半葉，社會及教界才安定下來，落地生根，作一些基礎性的建樹。

最轟動的外來法師，當推一九九〇年來港，在紅館作三天大型演講的星雲法師，聽眾每天約有一萬二千人。在當時的佛教環境、佛學演講、及需翻譯等不利因素下，竟有一萬二千聽眾，絕對是不可思議，這現象不但震驚了佛教界，亦震驚了整個社會。原來在這次演講前，星雲法師已多次來港，作了一些小型演講，並在香港設立分院，在機緣成熟，加上香港佛教界的護持下，成功舉辦了是次活動，承此活動的餘勢，星雲法師更創辦了佛光協會、滴水坊、都市佛學院等組織，長期大力推動佛教，並每年年底重臨香港紅館，作三天演講。令根深蒂固被歧視的香港佛教及出家人，地位大大提昇及受到尊重。是次

演講是一次破天荒之舉，亦是一個分水嶺，讓佛教邁進一個新領域。從此外來的法師紛紛來港，開設分院，其中以台灣法師為多。

繼有聖嚴法師亦每年來港一次舉辦佛學講座，雖沒有星雲法師般大型，亦掀動了香港的學佛風氣，隨後法鼓山香港分會成立，作長期連續性的弘法工作；還有慈濟香港分會，靈岩山、中台山、千佛山、創古中心、噶珠中心、大乘佛學會等紛紛成立，使整個香港佛教轉趨活躍。

這裏要一提的是一位台灣極重要的法師——印順法師，他在香港的信徒曾為他成立一個印順導師基金會，但經過多年的努力，未能發揮應有的影響力，最後無疾而終。相比其他法師及道場，這現象極不尋常。原來印順法師年輕時本擬在港開辦佛學院，資金及各方面皆已具備，可是往台灣期間，因證件問題不能出境，最終在台灣落地生根，沒想到他香港的分會，亦沒有著落。正如他所說，香港與他無緣。

雖說外來的法師在香港皆有分會，有些規模不小，但在弘法工作上，卻遠遠不及他們本土的成績。亦不能承傳他們的特質。例如他們在本地精於佛學研究、或是開辦醫院有靡然的成績，但在香港卻未能在這些方面有所建樹。

在佛教的立場，本沒有外來的法師，或是分會之分。佛教是一體的，超越對立，超越你我，更應互助互勉，發揮團結精神，整合成一個多功能的組織，才能應付各方面的需求。